

骑行回乡记

■ 杨绍精

记得在80年代初,我高中毕业投奔了亲戚,到邻乡做起晒皮鱼生意。每逢有客户来晒鱼场购买鱼干,当我看到骑着进口摩托的客户,便羡慕不已。我暗想,倘使我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摩托车,这该多好!

后来,晒鱼干这行当的人多了起来,为求生计,我转行做起了香精生意,决定到省外开拓新业务。幸而旗开得胜,在川北阆中签下了首份合同,我与厂家来往逐渐建立起了信任。

某天,老厂长找我商量,说从公司抵回一辆铃木摩托。川北地区,山高路险,物不能尽其所用。他打算将摩托车抵香精款给我,抚摸着崭新的进口摩托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坐骑吗?于是,我同意了这桩交易。

翌日,该厂职员搭我试车上山后,准备返回时,我提出试驾。他说:“你以前开过摩托吗?”我谎称骑过。一开始几下摇摆后,摩托车随即平稳下来,渐渐我驾驶进入佳境并返回原地。酒厂门口有等候多时的伙伴林园,看到这一幕大感诧异,他没有想到我初生牛犊不畏虎。

试车完毕,林园迫不及待地一显身手,执意搭我再次上山。行至半山腰时,摩托车忽然熄火,他满头大汗说:“难道此车无力?小小山坡挂至四档也未能爬上去。”我搭在后面提醒他说:“记得小时候大队拖拉机帮我拉砖,爬坡时三档不行,好像退的是二档。”听罢,他火冒三丈,扭头怼了我几句:“三档不行,挂至四档都无法驱动,哪能退回二档?要不你来开。”我说:“不管谁来?试试总该可以吧。”多次加档无果后,他只好做退档尝试。果然,鸣的一声,车突发神力般稳稳地冲了上去。再次回到酒厂,办完手续

后,老厂长建议去广元给摩托办理火车托运。经查,这款摩托超重不能办理寄运,我与林园所见略同,想到自驾回去,相信一路轮流驾驶,不失为一个好主意。

心动付诸行动。当即去基建工地找来木方模板,将摩托车后座往后延伸,腾出足够的空间。在后面捆绑两个密码行李箱及一个汽油箱。当时川黔地区,山高路险,甚恐加油不便。车与箱的汽油需要灌满,各自买雨衣一件、帽一顶、墨镜一副。一切安排就绪,午饭后便匆匆启程。

开始,蜀道向南还算不难,每天早行晚宿,途中偶遇交警拦查,出示证明后均予放行,那时候,川黔地区交通简陋,交警配备没有现在精良,常见三岔路口设一个警岗,交警手执三角小旗指挥行止。

经南充踏重庆,翻山越岭进入黔北境内,每晚,对照地图,盘算着明天在哪风餐露宿!一路上俯瞰苍山如海,仰望崇山峻岭直指苍穹,不记得得了多少里程。夜晚,风高月黑,过“凉风垭”山顶时,一阵大风刮来,当时林园驾驶在前打了个寒颤,我惊恐万状,只听他轻声说:“别看啊,我帽子被风吹落山崖了。”我在后面抱紧他小声回复:“别说话,注意开车,我帽子上也被吹落了。”那夜跨过“娄山关”在山脚旅店落脚时,我俩感到惊心动魄,苦笑后拥抱而哭……

经贵州桐梓后,我俩再也不敢莽撞行事,每天太阳下山前便找店人住休息。连续几天的夜宿日驰,终于回到广西地界。早出金城江不久,便与交警迎面相遇,我一时心慌,摩托车熄火,被逮个正着。交警要我出示驾驶证,我按惯例呈上《证明》。他说:“无需任何解释,我只认驾照,不看《证明》。”我反复强

调,有交通局的《证明》可以证实我俩有驾照,只是匆忙出差没带身上。最终,我们还是被带回交警队,并勒令我们解下车上的密码箱。我怕要扣留摩托,不肯从命,不断辩解。到临下班时,交警依旧态度坚决说:“见驾照放车,其余免谈。”

此时,我们面临着摩托被没收的危机。我继续与交警沟通:“你不看《证明》说我们没驾照,那我找车拉回柳州办火车托运,总该允许吧?”人皆有侧隐之心,几经恳求,他最后悻悻地说:“之前所犯怎么办?”“愿凭处罚!”我说。最后,交警按无证驾驶,开单罚款叁拾元。交完罚款,从车内雇来一辆卡车,在交警协助之下,摩托被抬上卡车,交警问我:“拉去柳州多少钱?我说:“180元”交警连连摇头说:“贵了,贵了!最多140元。”其实,我让司机将摩托车拉出路口,帮忙抬车落地收费10元。

金城江遭遇大半天拖磨后,摩托落地又再度启程。经川黔桂三省,历尽艰险,第六天下午三点半抵达柳州。次日九时抵达茂名火车站。从行李车上取下摩托后继续骑行,临近市区,见交警在远处执勤,我连忙下车推行,摇摇晃晃地没走几步。交警几声哨子,示意我过来。到执勤处,他行礼后说:“请出示你的驾驶证。”我从容地说:“哪有驾照?识开车就唔使推得咁辛苦啦。”双方经过一番沟通,他见摩托车上还绑有托运标签,令我推车闯红灯罚款5元。交过罚款,推过路口的拐弯处,我俩骑上摩托,一路幸无交警,一路顺畅到家!

驾驶摩托车长途驰行对我们是一场难忘的经历。回望那段旅程,道路漫漫,险处横生,想起年少轻狂,我心有余悸。如果时间倒流,让我重来一次这样的冒险,我断然不敢重蹈覆辙。

满城橘香溢

■ 王佚晓

今年的橘花节,主会场设在橘州生态公园。公园就在化州城西,山上种满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橘红树。橘花节选在周末,用意不言而喻。

我居住的小区东靠公园,推窗可见满山橘红树,不用相邀,花香自个儿飘送进屋。家门口举办如此盛大橘花节,我半个主人岂有不参加之理?!

一大早,我便赶到会场,找到自己所在的化橘红研究会,领上证件,自豪地挂在胸前。整个上午,我便带着这份自豪,在热闹非凡的会场中度过。尝橘红产品,喝橘红饮品,赏橘红艺术品,还与研究会的同志合影,拍视频,齐喊化橘红的口号,为化橘红竖起大拇指点赞。真的好过瘾。至于会场上的热闹场景,橘花绽放的灿烂,或其他的什么,因为自有名记大家妙笔生花,请允许我在这里略过。

适逢至亲带着朋友从深圳赶来。他们在赶来橘城的路上时,我给他们发了“橘城举办橘花节欢迎您们”的信息。只可惜,他们到橘城时已近黄昏,橘花节谢幕散场了。晚饭后,我非要带他们上山。理由是,难得来橘城作客,又难得遇上一一年一度的橘花节,现场感受一下橘花节热闹过后的余温,挺有意思。

我们一路上山,花香阵阵扑鼻而来。路上,上山或下山的人来来往往。来自深圳的钟生没见过橘红花,还未到半山腰,他便弯腰拾起一朵脱落在地的小花,笑着问:这就是橘红花吗?

这不禁又令我自豪了起来。我说,对,这就是橘红花!

我能不能自豪吗?!因为又有一个朋友认识了橘红花,是我带他来与化橘红交朋友的。

山上,虽然人比上午的人山人海少了很多,但还是比往常多很多的。有人在林荫道上对着橘红树,作深呼吸,称之谓洗肺。有人找了个幽静的地方,伸颈开喉放声歌唱。跑步的在主干道上来回丈量花香的长度与浓淡,踢毽子的三五知己围成一个个互动的圆圈,跳舞的在花间树下舞动迷人的身姿,发烧友的音响的音乐此起彼伏。还有几档人在山的西边下坡

路的树间,从小车上搬出早有预谋的台凳,摆上带上山来的零食,围坐着说说笑笑,惬意无比。有几个时尚的女人,牵几只小狗,在其中一档坐着。小狗看到我,立刻吠了起来。其中一个女人笑着说:你戴着帽子,所以我宝贝吠了。天哪,幸好狗是用绳子牵着的,不然真是小生怕怕了。

露营的也来了,这是我以前没有看见过的。帐篷一张开,罩出一片静谧的天地,罩出一番好心情。看来,这橘红花开的魅力还真不小。我衷心祝福他们今夜枕着花香,做个好梦。

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签到,而是来闻花香、赏花开、享受生活,用自己的方式把自己活成自己,把自己还给自己。

我想,他们赏个心满意足,闻个心情舒畅,玩个不亦乐乎后,必然会将这份好心情带回家,告诉亲朋,与旁人分享。越来越多的人,你说橘红花,我说花香的浓,面对面说,信息上说,视频中传递,文字间描述,一传十,十传百,百传千,千传万,让小城每个角落都溢满花香。

站在山顶平台,我数点着化橘红的花开,一朵,两朵,一簇,两簇,淡黄色的橘红花绽满一树又一树。化橘红初绽的花蕾就像在裂开一只只小嘴,和着春天的节奏,吐蕊新时代的芬芳,唱着新世纪的歌儿。走着看着,越看越喜欢,越看越咽限,心中感慨就越多。

是啊,一朵花激活一座城。没有这朵花,小城搞不了每年的橘花节,吸引不来四面八方那么多热爱化橘红的朋友。没有这朵花,哪怕再靓丽的树也结不出那颗被誉为“岭南人参”的黄金果,使化橘红从默默无闻的小产业成长为百亿富民大产业。今年3月5日上午,带着基层群众的声音和未来十年的“化橘红梦”,来自化州的全国人大代表廖志略,带上化橘红树苗,走进人民大会堂,讲述化橘红的故事,说出两个与化橘红发展相关的梦想:一个是把化橘红卖到全国,另一个是把化橘红卖到全球。

相信,我的朋友回到他生活与工作的城市后,必然向身边人传递橘城关于化橘红的花香与这份荣光。相信,来小城的客人,回去后同样必然传颂橘红花香溢满城的故事。

最美人间三月天

■ 黄永雄

春天是个美好的季节,万物复苏,百花齐放。春天在哪里呢?走进上南清,我们就走进了春天里。她宛如一颗隐匿在山区深处的明珠,纯朴,清新,也像一个沉睡多年的灰姑娘,逐渐苏醒过来,经过梳妆打扮,终于露出明媚迷人的美貌,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云雾缭绕的山峰,清甜可口的山泉,清澈见底的溪流,绿树成荫的树木,还有那红得似火的鲜花,曲径通幽的特色民居,百鸟鸣叫的天籁里,令人仿佛走进了如梦如幻、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。

最美人间三月天,在南清的南蕉林里。小路旁,半山坡上,一排排,一丛丛的南蕉树挺拔而立,高大修长的身躯,粗壮有力,仿佛一根根绿色的擎天柱,稳稳地支撑着茂密的枝叶。芭芭蕉叶绿的树叶,绿意盎然,如一把巨大的绿伞,遮天蔽日,投下一片清凉的树荫。阳光透过叶隙,洒下斑驳的光影,一串串蕉果垂挂下来,微风拂过,青翠欲滴,渗透着清甜与芳香,整片的南蕉林,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,充满着生机与活力,这是勤劳的南清村民辛勤劳作的结晶。

最美人间三月天,在南清的天鹅湖里。三湖相连,碧波荡漾,碧绿的湖面上,成群结队的天鹅在湖面上嬉戏,那一对对的天鹅,时

而呢喃,时而交头接耳,像是热恋中的情侣。清风徐来,鱼儿们也出来凑热闹,时而游荡,时而跳跃,荡起层层涟漪,给平静的湖面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动感。这美丽的天鹅湖,过去可是个废弃的残破不堪、面目全非的石窑坑。一到下大雨,山洪倾泻,污水横流,村民们苦不堪言。苦尽甘来,在政府的扶持基金帮扶下,村民们共同努力,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美丽而惬意的天鹅湖。

最美人间三月天,在南清的特色民居里。这里的民居,建在山坡上,错落有致,白墙黛瓦,既有浙江村民居特色,又有本地风俗特点。道路两边,每一面墙壁,既是一幅彩绘风景画,又是一幅艺术品。画中有乡村美景,生态园林,又有动物绘画。那在窗户边伸出脑袋的长颈鹿,画得栩栩如生,远远望去,还以为屋子里头关着一头长颈鹿。这些别具匠心的民居,每一幢都具有烟火气与文化味,有独特的南国农家小院韵味,居住其中,可闲庭信步,聆听花开花落,可观行云卷云舒。村干道两边种上四季茶花,紫荆,荔枝等树,再加上山茶、杜鹃等花,整座村庄就像一座香气四溢的大花园。

在当地政府发展“农”“文”“旅”相结合的富民政策引导下,发展旅游业,南清村民因地

制宜,大力发展生态农业,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,大力种植南蕉、油茶、橄榄油等经济作物,如今,观光游客纷至沓来,村民们的钱袋子逐渐地鼓起来了。这些生动的壁画就是对建设美丽乡村、生态社会的美好祝福。登上山顶远眺,俯瞰南清,这是一条农家村庄吗?不,她是一幅淡雅的充满立体感的水墨画,一曲悠扬舒畅的音轻音乐,更是一首动静结合、虚实相生,描写细腻生动的感情真挚的散文诗。

最美人间三月天,不仅在于大自然的美,更在于一种社会和谐的美。白天里,骄阳普照,男人们在田园间辛勤地耕作着,妇女们在采摘香蕉,油茶,老人们在家里喂着鸡呀,鸭呀,鹅呀,孩子们在家里忙着做家务,写着作业,吟着诗歌。夜晚到了,村中广场灯火通明,宽阔的大道上大妈们扭起了广场舞,青年男女唱起了卡拉OK,孩子们在捉迷藏,嬉戏打闹,笑个不停。

生命如同四季更替,有春暖花开,也有寒冬刺骨,只要心中常驻春天,就能够在逆境中保持希望,在挫折中看到生机,就像种子破土而出,不畏困难,不为环境所困,只为中心那份对光明的向往。让我们在心中种下一个永恒的春天,用希望浇灌,用善良施肥,用乐观照耀,这样的春天,就是人间最美的三月天。

在疼痛与清醒之间

■ 周平

春节前的一个深夜,右腹突然袭来一阵绞痛,像一把钝刀在体内缓慢地切割。我蜷缩在床上,冷汗浸透睡衣,终于明白古人所言“痛如刀绞”并非夸张。凌晨一点,妻子搀扶着我跌跌撞撞进了茂名市人民医院急诊室。B超影像上,那颗潜伏多年的肾结石终于露出狰狞面目——它已从十年前体检报告上的“小结节”长成了阻塞尿路的顽石,周围还簇拥着几颗小石子,像一支蓄谋已久的叛军,在我的身体里发动了兵变。

住院部的走廊永远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,惨白的灯光下,病人们像一个个缓慢移动的影子。我躺在推车上,天花板上的荧光灯一盏接一盏掠过,恍惚间想起《扁鹊见蔡桓公》的故事。两千多年前的医者站在君王面前,三次谏言,三次遭拒,最终只能“望桓侯而还走”。历史总是相似的,十年前体检时,医生指着B超影像说:“肾结石,虽然现在不痛,但最好处理掉。”我笑着应下,转身便将报告塞进抽屉,仿佛那只是一张无关紧要的收据。

人总是这样,对潜伏的危机视而不见。结石不痛时,它不过是体检单上一个陌生的医学术语;可当它发作时,却成了夜里辗转反侧时最真实的恐惧。我们总以为疾病会像天气预报里的暴雨,提前发出预警,可事实上,它更像一场悄然而至的山洪,等你察觉时,早已泛滥成灾。

56床的李阿姨是从电白来的渔妇,皮肤黝黑,手指关节粗大,一看就是常年海上劳作的人。医生说要手术时,她攥着病号服的衣角,声音发抖:“我这么瘦,能扛得住吗?”她的儿女们连夜赶来,围在病床边低声商量。大儿子翻着手机查资料,女儿握着她的手说:“妈,现在都是微创手术,第二天就能下床。”他们轮流陪护,变着花样炖鱼汤、煮粥。术后第二天,李阿姨就能扶着栏杆慢慢走动了,她咧着嘴笑:“还是儿女有用,比止痛针还灵。”

我的妻子每天中午拎着保温桶匆匆赶来,里面有时是排骨汤,有时

© 小小说

一块墨锭

■ 谢锦英

我爸在村里经营着一家药材铺,是爷爷遗留下来的。药材铺曾经是海康县党组织交通联络点“瑞星堂”药材店,它和爷爷一起参加过抗日战争,如今被认定为革命遗址。

当闺女时,我喜欢闻各种药材的味道,一有空就去药材铺帮忙。那里有一个檀木做的匣子,也是爷爷留下来的。匣子被油漆成玫瑰紫金色,光滑、锃亮,正面雕刻着一棵高大威猛的白杨树,茂密的枝叶下面,竖排着四列字:侯都想发猛猛(意思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迅猛地生长),寒冬也能出新枝;长成栋梁格外好,厚雪都难压得平。据说那是爷爷创作的一首雷州话方言歌:《白杨自勉歌》。

我不知道白杨代表什么,不知道是否是爷爷的暗号,或者对他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,抑或是他某位同志的名字,但我特别喜欢这首雷歌。每次读它,都能给我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爷爷玉树临风的模样。

这个匣子是墨匣,里面躺着一块墨锭,长方体,颜色黑得反光、发亮,能照出人脸。这块墨锭除了研墨写字,还有一个特异的功能——治愈流鼻血,这是它与普通墨锭最大的区别。方法是研磨墨水喝,每天喝1次,一次一小勺,一次就能立刻止血,连续喝三天,无论多么顽固的流鼻血都可以绝后,从此不会再流。

我不晓得爷爷是怎样弄来这块墨锭的,但我知道他懂医,曾经担任过军医,扶贫济困,救死扶伤,挽救了许许多多革命战友的性命。父亲说他小时候动不动就流鼻血,爷爷才弄来这一块墨锭,在陶窑小碗里研墨给他喝,之后就再也没有流过鼻血。后来,爷爷也用这种方法帮助其他流鼻血的娃娃。于是,这块墨锭也和延胡、茯苓、菟丝子等等中药一样成了药材铺里的一味“药方”,被摆放在药物架上。爷爷去世后,父亲接手药材铺,当然还有那块墨锭,只是父亲从来不用它研墨写字。

小孩流鼻血是常见的事,因为这块墨锭,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知道流鼻血。慢慢地,越来越多人知道墨锭的功效,都前来向父亲讨借。但凡讨借者,父亲一一答应,大家也会在两三天内归还,用过的人没有谁不夸赞墨锭之神奇。最后,墨锭就变卖家喻户晓了。借墨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,连外乡人也都跑来借用。

有一回,与我同住一条巷子里的山根叔借走墨锭,两个星期都没还回来。父亲也不着急,碰到有人来借,只淡淡地说:“已经借给别人啦。”

我记得山根叔还墨锭时是夜晚。他说还有急事要忙,把墨匣递

是青菜粥。她一边帮我擦背,一边念叨:“早叫你多喝水,偏不听。”孩子趴在我床边,好奇地盯着输液管里的点滴,问:“爸爸,药水是怎么跑进血管里的?”我捏捏他的脸,忽然觉得疼痛轻了几分。人在病中,家人的陪伴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灯,未必能驱散所有黑暗,但至少让你知道,自己并非独自面对漫长黑夜。

住院的第三天,我接受经皮肾镜碎石手术治疗,结石被取出,而我的腰上多了一个小小的伤口。医生笑着说:“手术很成功,但以后得改生活习惯。”我点点头,心里却浮现出过去十年里的无数个深夜——熬夜赶方案、应酬喝酒、渴了才想起喝水。我们总是把健康当作理所当然的储蓄,肆意挥霍,直到某天收到“余额不足”的警告,才慌忙补救。

出院那天,阳光很好。医院门口的早餐摊热气腾腾。我深吸一口气,忽然觉得能自由行走、能大口呼吸,已是莫大的幸福。人们常说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”,可大多数时候,我们对待身体的态度,却像对待一张透支不尽的信用卡。直到某天,它突然冻结了你的消费权限,你才惊觉,原来健康才是真正的奢侈品。

这场病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我过去十年对身体的漠视。结石虽已取出,但它留下的警示却深深嵌进记忆里。现在,我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杯水,手机里设了定时起身的提醒,酒局能推则推。朋友笑我“怕死”,我只是笑笑——只有真正疼过的人才知道,健康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,而是活着最基础的尊严。

回家的路上,孩子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,妻子挽着我的手说:“今年春节,咱们包饺子吧。”我点点头,阳光透过榕树的枝叶洒在地上,斑驳如碎金。这一刻,我突然明白,生命中最珍贵的,往往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时刻,而是疼痛消退后,一碗热汤的温暖,一双搀扶的手,以及每一个平凡却无病无痛的日子。



橘花飘香 碧云摄



扫码关注
快捷投稿